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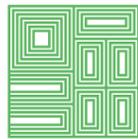
1
习关磊
倾倒的树
泥土、糠、木头
尺寸：可变
2019

2
习关磊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
综合材料
200 × 190 × 120cm
2018

时空的诗学

The Poetics of Space and Time

习关磊 李凝玉 Xi Guanlei Li Ningyu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MA

摘要：习关磊在作品中探讨了很多对于时间、空间的理解。时间在艺术中被实体化，连续不断或消失、中断，形成作品的“气韵”。他相信创作中的敏锐感觉胜过理性思考，另一方面他又欣赏建筑对造型法则的极致体现。在这样的平衡中，随机和偶然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生。艺术家的创作是充分深入的与物的交流，作品则是将这样的交流有效地落实下来的结果。

关键词：时间，空间，规则，物

Abstract: Xi Guanlei discusses a lot of understanding of time and space in his works. Time is substantialized in art. It disappears and breaks off continuously and forms the work's artistic conception. He believes that keen feeling is superior to rational thinking during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he appreciates that buildings ultimately reflect modeling principles. In the balance, randomness and accidents happen within limits. Artists' creation i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things facing sufficiently and deeply, while artworks make the communication into practice efficiently.

Keywords: time, space, principles, things

《当代艺术家》(以下简称“当”)：你平时是在怎样的状态中创作？

习关磊(以下简称“习”)：我借用布朗库西的话来概括：“像神一样创造，像国王一样发号施令，像奴隶一样工作。”内在的动力会让我的感觉、思考和行动皆不怠惰。平时我会听贝多芬的音乐，他的某些节奏能启发我的创作。我也会花很多时间阅读文学、哲学、建筑等方面的书籍。在建筑中，造型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会很有条理地呈现出来，我不是对建筑本身感兴趣，而是被建筑的造型方法或某个时代的造型思维吸引。而在文学和诗歌中，超前的文学结构和深刻的追问很吸引我，我会从中寻找它们和现在的创作之间的互通之处，并且在方法上受到启发。

当：你曾提到“每一件作品，都是一种特有的连续性感受的创造。并且，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任何连续性产生的危机感：趋于中断。而中断恰恰是最有价值的连续时刻。”你如何理解作品中的时间性？

习：我所指的时间性，就是物理上的时间在艺术中被实体化。南朝谢赫提出的“气韵生动”是对这种时间性十分贴切的描述。声音是一个时刻指向消失的系统：一个声音从发出开始，就已经指向消失，在消失的过程中产生声音之间的关系，并形成“韵”。所以，“气韵生动”是一种直接指向消失的系统，由连续进行着的消失产生舒畅感。

时间性与运动相关。第一种表现运动的手法是切分空间，比如用绳子作为空间上的引导，或者把房间的6个面都用红色进行强调。这种空间切分的方法指向一种切分引导式的运动，在绘画中是非常细腻、让人沉静的，就像马蒂斯的《红色画室》。但若在三维空间中运用绘画元素去强调某一部分，其实是个很笨拙的手法。而另一种则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一样，展现出一种静止中的运动。如果大卫雕像变成一幅画，会显得很僵硬，而正是那种被抑制的运动，让它在空间中显得安静且蓄势待发。绘画的平面特性是一个趋于聚合的空间，然而绘画往往要对抗这种聚合；雕塑直接处于空间中，空间本身是趋于膨胀的，大卫像聚合的整体关系，正是与空间膨胀的一种对抗。如果我们不对抗这种膨胀，而是去迎合、强调，那么我们得到的

将是一个再现空间膨胀强度的景观感受。

当：从空间表现来看，你2017年的作品《关于幽灵结构的拓扑学》已呈现出对空间的丰富表达，这件作品的灵感来源是什么？

习：“关于幽灵结构的拓扑学”是一组系列作品，创作来源是比较多样化的，源于一种对小空间和绘画的平面空间的暧昧感受，也源于一种当代小器物的感受，例如手机，小而精致，里面却有多层次的空间。

当：《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纵我不往 子宁不嗣音》这件作品中色彩带来的童趣、明显的笔触、涂鸦还有标题都带有跳跃性和中断感，你在创作作品时是如何考虑的？

习：这件作品在探索一种“中断”，其中有一些关联却又戛然而止，这是为了逃离绘画关系而抛掷到立体空间中所带来的混乱。作品完成后，我感觉这样的做法是粗暴的，我需要一个更稳固的根基，更完善的并与以往不同的表现方法。

当：你的很多作品会使用泥土、干草等材料，在选取材料时，你会去关注材料的社会、历史、文化属性来指涉更抽象的时间性吗？

习：我选取材料时一般不会考虑这些属性，我更多考虑的是材料与我的关系。我在泥土里面加草料，让泥土更加结实，这种方式，其实源于我家乡造房子的方法。我喜欢使用自然的泥土，所以我的作品里会尽量体现泥土的特征。



当：请介绍一下近期的作品《丰腴的树》《倾倒的树》。

习：《丰腴的树》和《倾倒的树》是同一件作品的不同摆放方式。一件作品不需要固定的样子，却又不是随意的，对我的创作来说，这是需要达到的重要状态。我会把作品分成很多的小部分分别完成，然后再把它们拼接起来。但如果只是简单地拼接，就有点像建房子。所以我收集了很多木头，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法则组合起来。丢弃了建造房屋这一理念，可能才是艺术真正的开始。作品到底该如何组合？

我会非常重视规则，明确核心，虽然作品最终的形态不可确定。比如，我可能只是做了一堆

东西，然后去参加展览，策展人会按照他的方式来摆放作品。随后我又把这些东西带去另一个展览，摆放成另一种样子。我想用部分统摄整个作品，无论被摆成什么样子，作品最终的核心仍然是不变的。

当：请谈谈你未来的创作方向。

习：创作和创作者的生命样态息息相关。我一直在追寻一种新的创作方法，不同于常见的艺术和观念，也不同于在日常的表达。我需要通过创作充分深入地与我所面对的物交流。作品是这些交流有效的落实，是与物相感的物质实体化(materialization)。